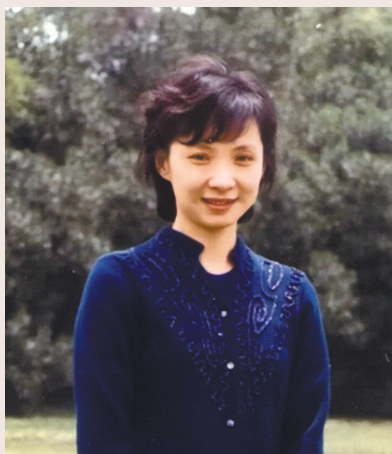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四军老战士留下七本回忆录 作家女儿创作出厚厚的《纪念碑》

深读

上海女作家王小鹰的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，父亲芦芒是画家、作家，传唱久远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的歌词就是他的作品。母亲是位兢兢业业的老干部，晚年，她希望当作家的女儿能帮助自己写回忆录，可是女儿想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，客观地看待老一代的历史，用自己的眼光和才华，写出更丰富、更深刻、更生动的新四军故事。于是，母亲在十年间陆陆续续写下了七本笔记，留给女儿。这字迹斑驳的厚厚的笔记，就是王小鹰创作的基本素材，而当她写完厚厚的《纪念碑》，母亲已去世十年了。

2021年8月，长篇小说《纪念碑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

王小鹰



《纪念碑》

讲述父辈故事 让理想之光映照我辈

王小鹰是新四军战士的女儿，她出生在苏北的芦苇荡里，当时战斗频仍，母亲甚至不记得她出生的日子。20年前，她陪着83岁的母亲去到安徽泾县的云岭，参加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六十周年纪念活动。前前后后，她采访了许多了不起的阿姨。谁说往事如烟，那不过是岁月的尘埃暂时蒙住了记忆。

王小鹰曾经去淮安寻找自己出生的地方，可那里已经是新兴的都市，往日的痕迹荡然无存。生活的变化抹去了很多，也带来了许多。王小鹰一遍遍地梳理素材修正自己的想法，同时大量阅读新四军军史、抗日战争史、解放战争史，思考怎样更好地讲述父辈的故事，赋予它更深刻的内涵。她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经历了拥有理想到重建理想的艰难历程，回望我们父母辈为民族解放、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历史，再反思我们当下的价值观人生观，让老一辈的理想之光可以烛照我们曾经的软弱与迷茫。我希望写出历史迂回曲折前行中的人，希望写出社会天翻地覆变革中的人。”

情节绵密人物众多 倾注母女两代人心血

《纪念碑》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以后区长史引霄一家的故事，围绕在她身边的不同立场、阶层的人们被新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唤醒了生机，在大时代中面临种种变数和问题，历经蜕变和成长。新一代经历了时代的考验，也释放出自己的特质与选择。改革故事与革命往事相互交叠，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，新四军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，有不同人生故事，却始终对祖国和人民抱有不变的赤子之心。

王小鹰，1947年生，1968年高中毕业后务农，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后任《萌芽》杂志编辑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你为谁辩护》《我为你辩护》《丹青引》《我们曾经相爱》《吕后·宫廷玩偶》《问女何所思》《长街行》等，其中《一路风尘》获全国中篇小说奖，《长街行》获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《纪念碑》延续了王小鹰一贯的写作风格，情节绵密、人物众多、叙述从容，时有书卷气。她将宏大与细腻、坚定与浪漫、严苛与宽容、残酷与温情熔于一炉，使这部鸿篇巨制别具光彩，同时又充分发挥自己善于编织故事、掌控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功力，给担负厚重主题的长篇巨制设置了引人入胜的入口、情感充盈的空间、韵味悠长的结局。

对这一部可以说倾注了母女两代人心血的作品，王小鹰说：“《纪念碑》是我所有小说中人物最多的一部，每个人物都是着意设置又精心刻画的。史引霄、平楚、姚家兄妹，包括兰畦、寒城等，都是我崇敬的前辈，倾注了我对他们的怀念和追慕。青玉、史雪弓等人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，他们开朗坚定，有理想有抱负，在岁月的动荡中命运蹉跎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最年轻鲁奖获得者田耳：用文学感怀青春致敬江湖

田耳是当代文坛70后作家群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。2007年，年仅31岁的田耳凭借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。2018年，在成都颁出的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，田耳获“中篇小说”类主奖。田耳具有讲故事的高超技艺，作品同时不失纯文学，出圈效果明显。当下他还一直在小说写作领域继续耕耘，成果明显。

2021年8月底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田耳的作品集结成册，形成了田耳作品系列，陆续推出，《开屏术》为其中第四本。2020年已经推出了《天体悬浮》《衣钵》《环线车》三本。《开屏术》包含《开屏术》《嘲螺蛳》《范老板的枪》三部中篇小说。

揭示荒诞也透露人世温暖

《开屏术》这部小说集既有对青春时代的感怀，又有对人间江湖的致敬，既奇思迭出、荒诞伤感，又自由肆意、生猛凌厉。其中同名小说《开屏术》列选收获文学榜·中篇小说榜榜首，在获奖词中提到：“让骄傲的孔雀应声开屏，这样的奇巧淫技，现实中未必有，小说中不妨在。《开屏术》以工匠精神缓慢稳实地铺展想象空间，基于写实间杂夸张因而略显荒诞，讥时讽世但主体平和宽厚，在揭示时代荒诞的同时又透露出人世的温暖。”

余华曾这样评价田耳的作品：“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，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，田耳的笔恰恰就伸入这不健康中。在田耳笔下，没有绝对的善恶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有时还会把人物主次的界限也模糊掉。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，似源于定数。”

将文学的触角伸向普通人

李敬泽形象地称赞田耳：“内部有一只飞跑着的狐狸，他对听众的反应，有敏捷的预感和判断，随时准备着再变一个魔术，赢得喝彩。”双雪涛更称田耳具备“当下很多作家真正需要的写作姿态”，他说：“田耳的平民视角，使他把某种创作者的神性置换成了和人物体感与共的权利。”也正是因为田耳将文学的触角伸向生活中的普通人，他的作品才总是能每一



《开屏术》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次都成功引起读者的共情和追捧。

在谈及《开屏术》这部全新中篇小说集的创作感受时，田耳十分感慨，他提到：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的江湖气味，现在已经消失。那时小县城里打架狠的是‘名人’，最狠的才得到漂亮女友。我小时体弱多病，只能当看客，经常目睹打架斗殴，一边看一边随时准备撒腿跑开，怕被误伤。一晃进入2000年以后，全民赚钱，当年打架狠的大哥多是在路边摆摊烧烤，以往的名气仍可稍稍招徕生意。可以想象那场景，一帮人坐下来，有人一撮响榧子把店家叫过来，介绍说：这可是……店家把曾经捏紧拳头的手摊开，示意往事休提，低调且沧桑地说：既然是某某的朋友，吃什么尽管点，价格放心好了。当年留下的声名，仍像一圈紧箍咒，不容许大哥肆意宰客。而我坐下撸串，看着挥汗如雨的大哥们，心头多少闪烁着荒诞感。许多朋友也能记住同样的事，但我自记忆如同同一台冰箱，里面存放同样的物品，却有不一样的鲜度。因此有了《开屏术》，有了《范老板的枪》，也就有了《嘲螺蛳》里面青春过于恣肆的伤感。”

《预见下一代自然》：科技如何重塑未来

你会不会偶有疑问和感触，我们使用一项科技的时间越久，越觉得自然？越来越感觉到科技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？既依赖科技但又担忧被科技“绑架”？

事实上，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周围几乎所有物品都属于科技产品。比如，我们手上的手机和天天面对的电脑，还有我们用的杯子、穿的拖鞋、坐的沙发都是科技产品。此外，像是服装、书写、加热食物，这些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捆绑的物件和事情，被大家认为是“自然”的存在，在最初出现的时候都是科技发明。这么一思考，探寻科技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好奇心是不是又被牵动起来了？

日前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预见下一代自然：科技如何重塑我们的未来》这本书里，作者从历史、哲学、生物多角度跨学科讲透了科技与人、科技与自然的关系，同时，引导读者对当下社会进行思考，以及对未来世界进行畅想。

作者在书中以四大主题十二个章节与我们展开了探讨——“自然实为文化”“文化回归自然”“进化永不止步”“未来的人类社

会”，他说，“我们最初使用科技来保护自己免受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伤害；现在，科技本身就是一种可堪媲美自然的强大力量，一种对我们有利但也可能伤害我们的力量。”

那么科技和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在作者看来，科技与自然并非是对立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科技会逐渐自然化。受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启发，作者提出了科技金字塔。科技始于头脑中的一个想法，不断向上提升，到出现模型，到被人们认可，被接受，到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再到隐于无形。

科技让我们免于遭受大自然的残酷和不可预测，但同时也让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遥远。在本书作者看来，人类与科技的关系，和蜜蜂与花朵的关系一样。蜜蜂在采集花蜜的同时传播花粉，从而帮助了花朵繁殖。人类与科技有着类似的、共生的进化关系。正因为此，我们要学会察觉那些让人沉迷的科技产品，从虚拟世界中脱离出来，多去自然中走走，大自然能弥补科技的遗憾。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预见下一代自然》